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歸田集卷五

雍虞集伯生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為大傳
 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
 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
 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
 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
 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
 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
 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
 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

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矣况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象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

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跡事物之理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

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
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
成而朱子歿矣自叙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
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
說豈徒然哉然而為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
憤懣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
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
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責於有司而不及奏有
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

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
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齋
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
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叙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

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為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
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
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
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
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二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為記禮者有曰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日治親故襍取爾雅儀
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日釋親一日宗法
三日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
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
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
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

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者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方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烏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况庶人乎是故學者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叙列先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總小功之足察乎雖然

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肄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

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

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兇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况中人以生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勗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於此者乎？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

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者，皆因其所受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皆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於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之，明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俊，每奉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儼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雖且二二百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於一言之間，後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

之官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必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夫事親者矣子盍刻而廣之也敝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蒙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誦籀文九千試八體乃得為吏書不正者至尚書舉劾之後為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於漢陽水發義中興篆法於唐學者蓋亦希聞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者為擊傳有通釋部叙等篇許李之舊考辨推充奧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夾祭鄭獻仲大發類例義旨於二十略之一學者可以觸類而

長焉至永嘉戴氏父子

三世所著六書故六書之外設論也國朝至元中秘書少監魯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

論也國朝至元中秘書少監魯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

著六書統以詔書刻之尚方多出已意篇帙浩穰刻梓在尚

法背俗兼筆操觚者要資檢閱而偏旁與密奇究知尋求一字往

往終卷乃公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於

檢討聊存詁訓無恤其他則其為後學計可謂詳盡矣今瑞陽

學官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協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

未為省力則未知何為而作也番易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為

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

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公

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

用工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

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

有辨古有存古具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為後出而益

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
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而近
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
然學之者無所講貫則寧無差誤爲俗隸媚好反病之乎於
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
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
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書者乎吳興趙
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贋吾常以此辨之
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
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
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晉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

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
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
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二傳
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
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二傳得之
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
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
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
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
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
渡之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脩之未
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
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

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
可以有為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
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與定
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
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
此也然其為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
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為說
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撥
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
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

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
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
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鄉同氏前進士澤民叔

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為善學
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
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叙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為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為此詩者
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
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
嘗點撥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
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
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
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飲詠嘆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

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樂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為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為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為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為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為而康成之為說如此心竊異之欲

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負勸誦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為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興之說而為序者掇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踈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决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為說而多同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出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韓公克莊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為明經之士其舍憲維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

程朱之遺論于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
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
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
叙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
其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
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敝歷
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
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
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
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
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
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治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至正
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於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
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
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

文宗皇帝昔游之地也臣民咏歌何有間乎然而中外大小
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
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宮任持勅賜虛白
先生陳寶琳既以

旨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備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
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
雅者又詩之盛者也

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
思慮之懋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闕不如見於咏

歌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於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虞集爲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逢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害以禦侮立保障以生聚以

北嚮於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爲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於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於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顯顯印印者焉集束書游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一年以來求文獻於

當時邈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於楚齊季公受知於信齋馬公起自儒官宦游東南版厯臺省聲譽籍甚每其來至京師集嘗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嘆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

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身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謚議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於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駁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
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於此而取之也夫

揚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
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
之所稟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
凶有頓不相徼者焉於是觀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
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患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
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
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
生息於羣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
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脩其所
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

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遲而澹泊闇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
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
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
危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氏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
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
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
傷怛迺君蟬蛻汗濁與世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即凡見聞
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
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
學詩於憔悴之餘子厚精思於竄謫之久然後世慮銷歇得
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
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澹何愧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
遽失所守是有餘於閑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

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甄士者其知道之
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偽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
存苟有一人諷咏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
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飲芻豢之昏病夏畦之苦
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
降尚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
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
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
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以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
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竟廣
矣合萬邦之士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

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入有千人
之人有萬人之入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
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
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
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立
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
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
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
二子者歿世矣且乎吾子之傍惶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
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
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
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

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僕而為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奈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於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為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沈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翅三

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耜於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為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誦誦之以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昆岡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

殆盡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著
當在斯時其有以鳴乎 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
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
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築於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
歸歟天幸不違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昆弟取坐之篇而
絃歌於其堂也乎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何啻八
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衆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束於三峽出夷
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滔汨汨至於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
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鬱不見於用一日如
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時哉豫章甘天民雄於文盛於氣中年
僅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

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隘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
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風揚瀾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
大川也故爲作送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絀於夷陵而大名在
天下後世亦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
在秘閣試以此語訊之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明以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
嘗無子以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
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子孫而示信於人夫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爲孝自高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爲三
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
明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爲後弟不可以爲子夫理民
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

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率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民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壻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掇拾略備爲閣以度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爲儒者有婁氏饒氏皆有鄒魯之實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亦然

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尹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毋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於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歸田集六

雍虞集伯生

序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承久
潘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
為使奉詔分閩綏撫其士民思有以畏服眾志而安定之
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宗進士之在崇
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守簿思梅黃公為諸公一
起為之賓客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為
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遣使者禮延公於洪學親聽其講
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為
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

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陞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
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
山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
至再出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於君家矣龍
川以平章留樞筭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
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爲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淳梁改遷
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
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
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爲廣與坐而告之曰

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永
州道過崇仁爲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
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參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
之來得相從者二稔焉我先人潛湛田野澤瓢屢空不計聞

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爲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
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

朝先人即歸田全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與東西家講學循行
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其爲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

己未先人即出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三年符之若
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沒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

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
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憲先生方盛年

當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生繩袖
挾關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絰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

云此人子登科謹護之且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
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泚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

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

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漸
被其子孫究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
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
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茲
則橫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余豈足以盡知
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
子之澤哉子行矣余待子於蓬事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爲告
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輩懷薛公超吾守
郡時爲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
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
柏階草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

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
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
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
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
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
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
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
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
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
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 國朝之初
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
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槩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

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閱其心矣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駿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脩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襍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

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言詩

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夫出而全集尚有可及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太山一豪芒也窮鄉晚進尚繇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以爲未可詎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暨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出遺墨遺事與群賢交游之翰墨蓋一二嘆其文獻之懿父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于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

錄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予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荊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并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爲凡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爲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

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之

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

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愧於是益深承

詔讀進士

對策於殿廬得劉性粹袁劉聞聞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州粹忠刻弟子記於旌德皆摹寄以屬屢予之嗜焉因以廿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拳拳於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小愧乎哉

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

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

仁宗時屢嘗以爲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
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
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爲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
言而亦有所未建也天曆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予
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
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其言而
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
爲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
洽以次具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
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
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
禮部尚書王公伯原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

予不及見王公秘監公蒙

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省予幼時得豫章

布衣孫

君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非是每有

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

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說時

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

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

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

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 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

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游

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慎毋苟然也

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

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

明敏因以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
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濟濟之多詎
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求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子之家
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乎 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觀夫祖
徠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泳沂上之風者川有舟楫陸
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
而不可得則其游豈不快哉然以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
書史安於閭里之所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
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
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
數經經濟泗之間每以正事有程不獲仰闕里之敬歸老臨川

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求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財
有其時欲爲孔林之行其行矣哉毋因循毋簡慢毋退志爲
它日有予之悔者也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
曰吾道南矣旣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
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
諸君子之學究有端緒身不必親乎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
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
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求之先侍郎
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求尚論先
世其亦有所聞也乎然則仲求歸而求諸者旣如此今往而
游觀之者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

者代出制作之体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又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興是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漚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爲苑囿又章爲鼓吹老亦弃去願獨好爲詩且嗟夫子豈敢擬於古之人哉嘗有耳目之疾有園囿而無所游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之所以惠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與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二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爲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道遙峯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脩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以爲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其族先其得其譜系而叙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

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且八十
三而歿而尚書之子生二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
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
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
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
得見之然則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叙譜而見之
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 國史嘗以職
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實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
皆為貴官於

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閩中陳永福堯次口兄
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為御史來求
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
曾魯公司馬溫公桐本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

見內附以來邈乎無所聞於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
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於南臺者至泉南以世嗣求拜其家
廟者慶曆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為余云而今亦不可攷
之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尚多而未嘗
見其譜王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
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尚書八世之後乃有
云為釋氏者師古者凜然思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
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
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李氏家又得桐本韓氏之譜
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澗公為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
數世之後雖隆赫不可知余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
思古人於既杜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廬集
書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關雎麟趾爲房中之樂則是矣然間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以成聲者古者子生師出皆吹律以告之蓋其進反之間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於情措諸辭有不善爾聲必依律而後和則無以異也後世雅樂黃鐘之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夫以夾鍾爲律本者其聲之哀怨淫厲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約舊譜倣其平仄綴緝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率意爲之不可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以管定譜而撰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弦歌其可得乎臨川葉宋英寺少年時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

音節諧婉而其詞華則有周邦彥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蓋未及與之講也及忝在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訓俗而去世久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可觀者焉俯仰疇昔爲之增慨序其故而歸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歸田藁七

序

廬陵劉桂隱存藁序

雍虞集伯生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為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脩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闇然而

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矣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溥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千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頽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為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

樂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為言不肅尚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矍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為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效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澁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為長太息者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之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

遇于集賢臺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家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

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為而志大言高不為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為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為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

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於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為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憚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龍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為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妄而有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泉漫藁序

其蚤歲游京師得見

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

子也。氣象奇徐而儼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以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聲。歎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廣并續彙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彙也。御史府請諸朝廷而刻。諸學官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孝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尚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

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有書以來。旬日傍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藁。續彙時有從游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嘆焉。以爲二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社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爲記。其爲說蓋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某叙。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

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女嫁慝消禍暴撫善良紓困厄防微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違於將盡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下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爲之成績竟墮於無聞知則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

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遂故命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書省戶書諸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

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覆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於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

皇上之恩德未浹於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

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豔采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由稟是

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尼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各公鉅卿家倡酌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肖早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為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父在江湖之上今又奉 宣至意省察疲氓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

廉使之為治皆文肅之貽則而

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

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序

李梅亭續類彙序

梅亭續類彙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彙二十卷其家既錄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峻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彙既成帙而歿後二十年峻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叙其事云若積之所為猶有前代惓惓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尋文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為重乎按龍圖趙公汝

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閉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
續纂者亦公既賁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
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久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
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
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
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
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
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
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
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
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
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于一言乎而不敢違
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切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

事以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集與焉蓋當時繆中有所倭
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
誌言其孝問行業可爲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叙
次同行軍秦隴時勝敗大槩而不及爲也先雍公之事著在
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
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
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樓槍豈
復可思耶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
之如此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虞集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
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
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

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日晝之存而忽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鄉晦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三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孝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竟其散還也。然後教之以脈絡之所經，并穴之所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子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孝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孝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孝焉而無所得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也。

也。予誦其言，略有公口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楊賢可詩序

士大夫孝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後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才思寓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割古人之語，謂可以爲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二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嘗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風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宣黃之政告成，蒼顏映照，有憂深思遠之意焉。卧痾山中，聞其佐郡臨川，以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藁，歎曰：非能

賦能說之大夫車噫

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心於賦遠哉首科最爲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待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亦然有稱於當世者賢可所居位雖若未及然治縣任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言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之讚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澗谷居愧藁序

澗谷居愧藁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季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祐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澗谷居所謂愧藁者自命其詩

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北還至于茲邑嘗携集拜公床下我冠衰文意度閒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澗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悽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卅角與之游今亦八十矣乃出此藁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家參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年若曾蒼君山趙東林蓋有追求陳者之意而公詩真率調暢簡散深不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味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爲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諱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有詩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子曰建炎初金
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倅死之郡人收而葬諸
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閣又贈徽猷閣待制諡
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世守之仍改至元之
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 國朝以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
者有司嘗以 詔書祠之而廟旁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
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
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規再往而經營
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為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一百
餘年翳草萊故國立墟遺廟在荒城霜露遠孫來黃鸝碧草
無時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采石每曾揮淚躍船
回蓋予先承祖忠肅公亦賜英烈廟于采石廟久不存而祠
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首拜題壁以識廟有兩碑一

碑斷為隋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於前
當塗守輩懷薛公超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
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聘之
至為太子贊善終不為起許州趙 自隱士起官至一品

京兆蕭欒臨川吳先生皆至一品其學術德業之足以樹立
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
汴梁吳彥暉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

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以千
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

聖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 明詔使有司舉
遺逸御史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以敦尚風節抑僥倖義

至正恩至滿也愚也退在田里游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
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
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
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脩進士之業故宋科舉盛時兄弟八
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入又特奏名子孫出科不絕自歸
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
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為賢而士英以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尚
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
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
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况念慮紛擾患得
患失於毫厘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答 明詔於萬里
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為序是以渝之舉士不可以不
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
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洛陽先聖之碑為
請亦既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
時至墓下乃書為譜錄梓摹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
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
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
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為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
某壬辰兵北渡沒兵中中京生某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
脩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真然為河南轉運使臨為幕
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其其其益歷憲司御史南行
臺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
贈南陽公為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

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秘書少監自飛
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
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爲嘉議大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
車都尉弘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揚
氏自唐叔虞爲諸侯後世有爲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
赤泉侯喜著見于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
孫遂以衆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
所謂華陰閩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爲至近或首洛陽之族
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
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
族爲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
世子孫者也故爲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爲使於四方者乎使
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夕違也今則不然薄
海內外皆吾

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
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託氣脉通貫情意字浹瘳痾疼痛無
不畢達綏輯姬煦無不覃及是以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爲之
士者脩學於己於用無不周受命于天於行無不可彼惴惴
不肯出戶限遂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
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誦詩讀書儻然一室不妄交
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
有可以及人者從容視護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

之賢也。去年明御史知其為人而薦之。觀風於江右者又皆以爲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以乏才爲請。奉檄云。邁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參錯奔走。以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爲之喉衿。焉富庶。清襟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容有孽牙。撓搶之生。治之之方。平易則足以得其心。明慎則足以察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則足以防其微。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以辨其愚。從其欲則易肆。拂其願則易狂。幾微之間。豪髮千里。權度之則以簡。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畫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思之時。推其原以拯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爲者。伯昂其勉之。耳目者。上下之通也。有美名者。必本於實。有高翔者。必謹於下。未見其遠且緩也。况伯昂視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三十三卷終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歸田藁八

序

雜 虞 集 伯生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吳公又爲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于鄉。登家人于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予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君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顏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以爲言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齟齬而記誦于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以干祿仕。欲其脩君

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趨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
信行篤敬而勗之至以己之爲學者爲說世豈復有斯言哉
稽諸其文自丙辰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經也
經既明矣吳公之欲其脩行也行既脩矣吳公之所以望其
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舍此將奚適乎
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已今者將以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
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
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
矣昔朱子在特求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
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是以經
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是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
註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
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少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

澤之傳彬彬然濟然誠祀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園也教
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意而有以
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曹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

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洽之至矣

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聖明於赫盛莫加焉方

是時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並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

下逮於簪御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襲故安常而厭

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爲以功名

自許招徠才俊採拾論議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尚書以出

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閒局居其職者俛焉
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超

擢以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以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職與焉武功曾君益初自蓬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時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二年其子如璿輯其遺文相示以爲益初在朝時予方爲學官與之同

朝者也是以來徵文以序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編涉經史嘗與其弟巽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卷不止廬陵有文士宋之旣亡習尚奇變益初獨能不然尤爲詩文春容幽遠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蓋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教官用蔭調桂林錄判皆不屑也早游京師聲譽日起於諸公間遂登顯仕當至大時封拜倂沛故代言之在彙獨

多考績取專故畫一之公牘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錄者君子不得不爲之一慨也烏乎

武皇升天於今蓋三十年今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之於文史之間嘗從蔡近見丞相楚公之子二人而當時執政及諸貴臣之家咸決於見聞矣近時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以見當時之事九重清閒之燕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有徵於斯乎哉

曾博齋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羊幼度之文也侯撫州樂安人登軋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至叅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真公志其墓石納窆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焘以蔭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

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變理溥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叙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變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叙之。按樂安未置邑時，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爲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叙以爲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詎巖，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昆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

磅礴雄偉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爲之書。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劭以爲公所著述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篇附其後，其九世孫申如以其郡士熊昶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未進士熊燿宰番禺，令申如以松溪集來，爲刻梓而傳之。昶爲來請略叙其始末，公諱濬，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時行二舍法，公自縣學升洪州學，九年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簿，文字提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學，以辛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

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慶有政金迫宋南渡郡多兵盜公
治之有方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
迹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以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
舍部戶部樞密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
省檢正與時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
奉命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
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往哀二
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以為不當
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
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寧國壹民者而
一歸於仁可謂正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
人揭公侯斯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
以為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時瀘溪

王民瞻送之以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
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之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
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忍致
害於公而公不自安而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慘矣哉夫食
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
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區以聲名禍福計較者
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毅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
仁蓋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卓疏
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子之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
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送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之言
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

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

仁廟以

世祖皇帝之遺意設進士科以取士其嘗聞之時宰之言曰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仁皇曰千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聖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較其爲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沉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子

王庭尚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夫今年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盱江朱禮德嘉始以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來茲邑秩且滿而明詔適下其乃爲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時某承之奉常畧聞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成者散之四方以教其人蓋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

乎異端旁說或得以出乎其間使聖賢之傳不明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也是時廷臣欲有由啓得意而患失其道有待於悠久也乃定取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以爲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焉而用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趨而應之者僅以爲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不過衆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以爲辭豈當時之意乎今既輟而復興聖明特達之造群賢贊襄之美豈徒然哉老病衡節無復聞其萬一徒以昔之所聞而爲德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之爲經五儒者蓋莫不欲通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

有言曰論語大學中庸子思子之說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

皆要言也。國家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各委其技以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以失之於首而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以虛文取之。而吾黨之士其爲學也。則不可以苟焉也。已矣。吾見德嘉之治斯校也。日暮坐堂上。與諸生說經。緝文井井有序。而不倦。縣長貳待以賓師之禮。而不敢藝服。日投壺雅歌以爲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予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數而言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以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嘉之以是書進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以其易直子諫之意。而行之。言只論詠歌之間。雍雍乎瀾瀾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以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某叙。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有詩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僕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

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予校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忝

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承之傳。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二百年而有子孫並焉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官爲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爲知人。徐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由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明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薦六賢人。南宮入奏催廷對。硯影龍旗墨色新。
文附見二首云。

青田千仞妙高臺。天挺清明不出才。化鶴能來塵路絕。芒芒

驕秀欲誰裁。

臨川經學邁前脩。摹進遺書幾驛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明勸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習。次獨與幽人雅士咏詩讀書。尚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在教以飲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嘗從乎臨川吳先生游。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吳公亟稱之首。爲之序以傳于世。夫山之行重峯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以廣衍乎大

為勝水之流驚湍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
漫澤紆餘清冷以為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脈絡貫通首
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
其心一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冰書篆
書自以為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
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駸而視茫茫也山水之
間濟勝之具頓絕惟有端坐絕物使善歌快誦於清風明月
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也乎故為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
二月朔日邵養虞集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歸然獨存
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間居食貧無以為樂恬憺之極賦
詩以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

帙翁之子宗蕃請題以名集曰翁之世天公安撫公釣游之
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
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叙

送吳尚志序

今年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
焉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
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日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
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以望
其決策於大廷矣明日德嘉告予曰尚志有求贈言於子之
意予病退於野學日以困何以為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
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
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為祿仕焉明經之學不達於行事
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絀拘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

君子之所數朝廷之闕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
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宋君以詩進吳
君以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十
七篇有司不以爲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
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
易詩書春秋永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
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
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興革
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
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日
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爲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
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一之哉吾故以爲
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脩之者即可
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
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尔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
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尚志乎子之鄉有前進士江君學
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以吾
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
多稱焉今年二月本來居月餘予爲著君子堂記以勉之後
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游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
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
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根莠穉穉易於蕃茂也是故閑之護
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
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蓄於三

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閭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芄芄械櫜薪之類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已之求也又曰兼葭蒼蒼白露爲霜蓋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真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襟若本理而敷密詩賦亦雅而不同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俊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破爛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厲已者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爲治豈忍使殘忍之伎以剗則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以爲功也固將以禁姦慝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致治乎云尔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言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爲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鑿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衆若成無已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

河間劉守真乎而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爲道人之爲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踈魚肉菜果糲稻之食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於疑似之間依稀以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悞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實大滿之疾常常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診脈察證真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時東垣有索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爲重非惟法當宜然而

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我

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北方之人不如晉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真法以自夸不足以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反足以成其勢而猖蹶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蓋用六

黃朴硝數斤煮以大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是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片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閑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會稽鄧士賈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深心。自脩若不足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爲學。則曰：臨川之金谿有二十六峯者。古僊真人之所遊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脩真之事。嘗去鄉里適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苦挽之以還其鄉。乃以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二千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攜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

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爲子。書成而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以傳示諸公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得蜀郡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爲余道之。嗟夫！昔之爲方書者先列其經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其治之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列之。而言病者無遺處矣。茲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骸。而以病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即其條而後觀其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學不博不足以盡其藝。爲醫者尚有攷於斯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五

歸田彙九

記

王文公祠堂記

雍虞集伯生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
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廼以民事爲己任先事而憂惻怛
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兩賜稍愆若致自己且備且祈得
不爲苗歲豐時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
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
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
郡吏董某譚某儒學直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
花赤前進士變理溥化與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季與郡
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某

年某月某日告成侯介予從子宣傳其事于石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為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其重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為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蓋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為之序既而吳公歿侯是以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况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既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真為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頹風靡之中求如公

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為者亦且無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耻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為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二我思澹二荒波晨曠載暉言采其芹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寒露在彼靈谷尋窮于原亦止于石父母之邦庶幾來食屬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實命自天哀二民生何千萬年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為則推其法意之

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
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
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于大宗五世之子孫祭
于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
邑惠澤無以徧及其族久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
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
所君子思賢三尊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
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
魯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二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
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没千五百年
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
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
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

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老死不衰蓋其報於天性者
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
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
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
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
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
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則公
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烏采公之至元翊八
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羣情
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
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
而刻諸祠下云十又一月一日雍虞某記并書象

我 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

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為急先後奉元本
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祭
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政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
於郡東南有禮殿三門其東西廡為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
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為都宮有櫺
星門此其大略也時東平徐公陵方為行省左司員外郎實
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二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
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授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歲荐飢
勿違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為
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汜小康禮義之教需此
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更改治廟宇為請且其說曰諸賢
從祀廟應歲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待立

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如豫坐食為宜臺端
雖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閻季伯述何執禮李
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
出俸以為之先 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怯憐屯田二總管
府下至郡邑之吏好議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
材各給其直工備之費稍稟之給凡為鈔貳萬緡如民間之
通工易業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
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脩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
計學廩之贏脩神厨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解冬御史蔡
明安達你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
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相入之數以畀之學官六年
御史愛理溥化司廩以為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為大使
學生姜頌以其事來徵予為文以為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

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
敢不為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惟本
闕陝道亨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之意乎集聞之豈土
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
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歎夫
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
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
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
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
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
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
子得周子之傳而起于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閩中
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闕雖辨

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
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頌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
而程子以為其脩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
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
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
歛法廣儲畜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
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為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
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
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即有常業可以見諸行
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閩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
亦未有盛於此時者哉其為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于今賴
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

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去

之 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
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 朝廷不愛尊位顯爵以
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
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真而
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
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闕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
以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橫
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於
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
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

摠於武陵南開皇 年始置慈利縣

國朝

年升爲州

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王

寅之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
堂齋舍悉具合爲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象於位冕
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事在東西廡州郡修其工上其事于
湖廣行省行省言于朝丞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向道
之門有司作門于所居署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
門其端亦以樂善向道分題之于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
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之補葺之功循就圯壞仍
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
以學校爲己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
弟子貧而程督其弦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
學宮進士龍之子文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學也

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
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
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以易敝漏美丹漆以發昏黥因棟宇
之舊而擴闢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甃以甃之泮水有池
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
於兩廡者易繪以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
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
祀于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度于雲章之閣
以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
之明年八月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君以迄于
成卜日之吉率僚佐人士舍菜于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
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以禮之爲書以識之曰鄉里有煩役
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二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求集

記之集乃爲之言曰今自

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
南面而坐顏曾思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
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九君子
者則我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
大學中庸其所爲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
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以爲入道之階
梯我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爲國是大公至正而莫敢有
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烏乎一代之而下至于今日爲學之
道旣明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
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易深文藝游末邪說
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

更相祖尚輕翫者無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則其害亦有害之者矣吾聞慈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事故爲淳薄之俗壤沃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以表勵而率先之彬二鄒魯之風豈難至哉昔我

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忠武王勣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漢荆楚至于交廣安定之澤民至于今賴之平章以世家子數鎮外閩惠政在人監州年庸三十膺民社之託好學而明禮清介而寬容觀其脩學之舉可以得爲治之方矣榮侯秩序已高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以留一侯者而揚于王庭有日矣尚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氏祖子孫三世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以爲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諸碑陰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儒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爲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時劉侍讀敬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君子博學治聞名於一時與搢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燬紹興二年今趙子琇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紹熙二年今曾先祖修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爲之記嘉定八年今董堦又修之寶謨閣學子章公穎爲之記及內附

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直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

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
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概
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以更飭
廟學爲己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虎嘍山之上俯臨
澄潭氣象雄固得石泉於荆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厨近之
取其澆灌藪租入之蔽虧以續廩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
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建康花赤忽
都同知小者木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
人蕭燾晏南傑傳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鐸故宋叅
政正肅公之裔孫遜來求記之於是盡得諸先達前記而讀
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
公以名法從爲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
術之止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教也尚德今

之學者尚文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
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脩學也至矣集
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
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爲己非以爲人也然
而脩諸己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謝公爲此學記
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亭精舍以
觀之蓋是時朱子所定四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遺
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
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
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偽學之禍興父之而後定及其說稍
行學者不假之以便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
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
世祖皇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以朱子之書北還魯國

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爲教又推致乎
聖經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
于郡縣黨術莫不尚焉近時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
四書爲先務是可見其與天下爲公而不可易也渝學之士
思其先正如侍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
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尚德脩學之意凡予之
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尚德脩學之事也宣徒言哉李侯出
將家以門廕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以廉敏才略爲廉訪宣
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輒屈之通攝無旬日即辦治海
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谷交結豪橫私鹽爲鈔汗漫不可
收拾復引小寇爲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錄
事爲卑官強以誘侯不數日領官軍將卒爲聲援立岸上不
動親以數登艇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戶諸

市而盜平及爲是州緩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
官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旧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
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以清文介節稱於時者惜乎亡矣州
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爲
學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脩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暮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
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
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
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
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
無繁令英得於此時畫諾簡書之暇學校之脩非吾事而誰
事也使工視夫棟梁椽桷之朽腐瓦甍之毀缺象設采色之

黠駁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埴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
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棟楠
豫章之美完以枋填塗墜之堅鑿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條
於丹雘桓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
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備
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
年六月朔日復享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
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
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
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便當致其丁寧
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冀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
所欲記之者夫烏采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
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
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且邊之時至者
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
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
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
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
學者哉况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
洒掃之務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
以高明爲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爲簡便而不
事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尚或有取於斯
言哉因書以爲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實應中又割太
平之鄉以置旌德焉麻唐五季宋以至於今遂爲名邑邑之

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

國朝至元十二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于兵而廟獨存
二十七年庚寅邑又盡燬于盜廟仍在元統甲戌廣慶劉粹
衷來爲之宰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存經兵火而遺殿弗壞
殆非偶然也歲時之文物有圯毀吾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
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克承汪淮
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
齋舍以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葺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
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
爲之記粹衷嘗以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專簡山水可樂也
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價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
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饒困瘠
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時也粹衷與其

措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庶幾乎誠不可以無
記嗟夫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
倫也有天下國家者叙此則治數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處
而盡分則可以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以爲
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教之
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之責焉然
則當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相其是而斥其
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
忠信以勝媮薄興教議以鎮頑鄙達和順以弭爭鬪又表其
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僞使之
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
矣是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三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
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况形勢之迫利害

之懷又有以奪之則夫因時制之所得為以盡心於其所當為不以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烏乎是亦存乎其入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滿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衷名性天曆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虞集為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修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虞理普化字元溥來為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字化言邑不動患除利興大府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其月之間遂以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官凡所當為而力可為者以次為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為經久之計以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為最重是以尤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

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牽補相承而已元溥以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脩禮殿作殿之門若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為師弟子執經問難脩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官居室諸生齋舍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以明敞引術自池上出洋洋然有遊覽風詠之興焉畢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簿定安尉孔思京典史蹇居仁又明年而代元溥者則太帖木兒也今簿彭那木罕典史能應辰學官能無忌去而羅君友代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貳萬緡以相其成者劉成德蔡可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麗牲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矣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為執筆而書之予聞昔

人以崇仁求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脩阻官府遠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為樂安二百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為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延祐年中

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各於朝不絕蓋其地修是業而各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脩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為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為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所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以問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亦有司

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學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為進士者明斯經也脩斯行也為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即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者舍術鬻趨競之文而求脩己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以苟逃吏議為僥倖不以委曲鄉原為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悴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果強偉之質而勇於為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百之進士云乎哉元溥之為治可見者甚眾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時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代猶懼、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

生養使得以治其札義皆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孝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乎具官虞集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為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采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為縣學李有廟之後為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角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

國朝令膠東劉德以約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

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學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為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脩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為是義舉何俟於眾力請專為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二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斤不取於是為堂廣十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為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村用工食之費為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為記分宜

本分宜春以爲縣表之壯色也昔者表守祖侯無擇之始建
學於江李泰伯記之屬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
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
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
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脩己治人之大法而兩
先生之言非止爲表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
而知所以爲學者矣况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
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自提面命之近歸而脩之
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當哉其爲言
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也雖然承之思有以
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
生之緒餘以爲告乎夫 國家定爲夫子之廟肖聖人之容
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牲殺器皿或有常祀郡縣

有司承 詔令行事則在乎廟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
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
名其堂曰明倫豈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爲人物得
之以爲物而生之無窮焉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
以爲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
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
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
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賢
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夫凡民使皆有以
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爲聖
人者蓋其有得於己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以極其
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

未嘗小有間斷欠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斃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古今全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絜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所以決其岐路之莠也其曰間有聞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闕高而不知卽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所以端其進脩之序也學者卽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脩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